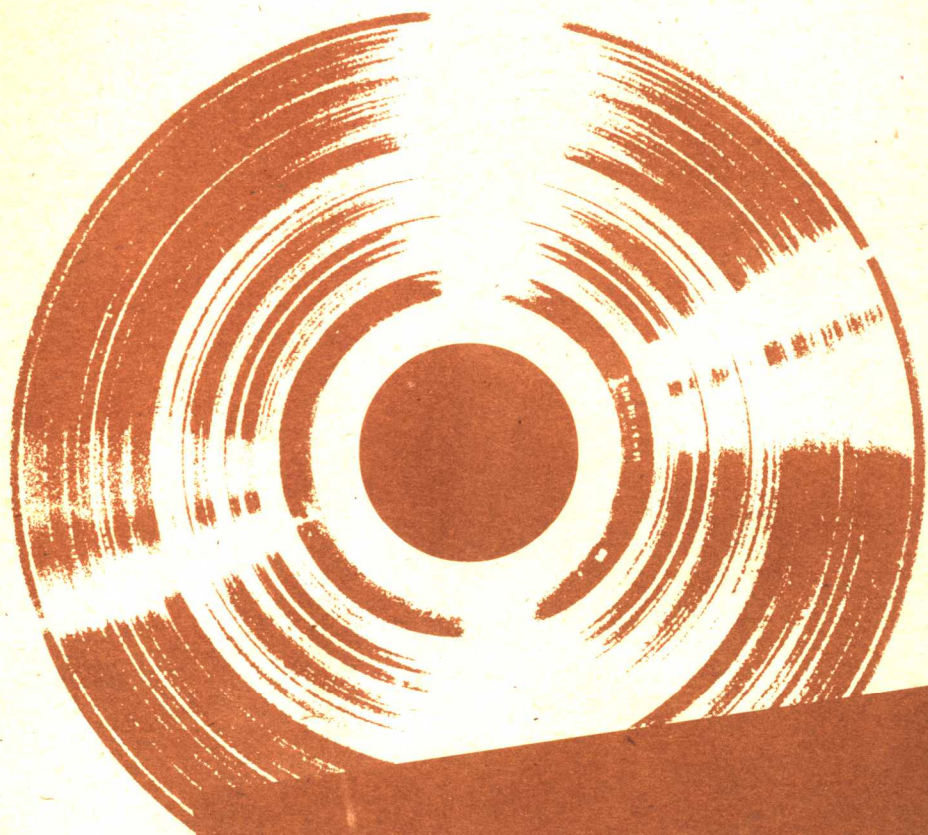


陈钢主编



上海老歌名典

(新版)

SHANGHAILAOGEMINGDIA

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钢主编

上海老歌名典

(新版)

SHANGHAILAOGEMINGD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老歌名典/陈钢等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
ISBN 978-7-5326-2235-1

I. 上... II. 陈... III. ①歌曲—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歌曲—艺术评论—中国—现代③作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J6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150 号

出 版 人 张 晓 敏

上海老歌名典(新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联系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722 00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2235-1/J·107

定价:4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6628900×813

主 编 陈 钢

副 主 编 赵士荟(常务)
王渭山

编 文 晓 星
尚 海
骥江叟

责任编辑 蒋惠雍

周璇 ►

整体设计 姜 明





▲ 白虹

龚秋霞 ►





▲ 姚莉

李香兰 ►





▲ 白光

吴莺音 ►





▲ 严华

给历史的一份答卷

陈钢



历史是飞驰的箭。它在一刹那间就从20世纪穿射到21世纪。

历史是沉默的金。它默默地细诉着过去,也默默地关注着现在。它无视人们对它的无视,也审视着人们对它的审视。它拒绝时尚画匠的任意染色,无情地冲刷那些曾经喧哗滚腾的泥石巨流。它,道是无情又有情!默默地将那些流金岁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深深地埋植在人们的心坎里……

历史正将它的聚焦点转向中国,转向上海。它将降大任于这座她所钟爱的城市,赋予它空前的机缘与无穷的活力,使上海变得更高、更大、更美丽,让昔日的“东方巴黎”重放光焰!

全世界都在关怀上海、注视上海、寻找上海……

人们在急切地重铸老上海的“物质外壳”——“新天地”、“百乐门”,一个个先后成为上海的新景点;人们也在开始潜心挖掘老上海的“精神内核”——海派文化。厚重翔实的《上海文化通史》、见地独特精到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和荟萃都市风情的《上海味道》等一大批研究上海文化遗产的专著纷纷问世,使海派文化重新成为热点,成为解读现代性的共通背景——都市文化中国版的一把“钥匙”。(注:早在1953年,罗兹·墨菲就将其研究上海的专著题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在众多著作中,令我思索良多的是两篇上海作家写的文章——王安忆的《寻找上海》和吴亮的《没有音乐的城市》。

王安忆身在上海还在寻找上海,她在寻找什么呢?

她说她也在“寻根”,她认真真地从上海开埠前绘制的《丹凤楼胜景图》到昔时的“脸型、口音、气味”一直寻找到今天上海。可是,最后笔锋一转说:“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座城市里。”



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句上海老歌的歌词：“月亮在哪里？月亮在那厢……”上海不是明明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栖息的地方吗？为什么似乎上海不在上海呢……

再看下去，才读懂了这位敏感的女作家所寻找的“所指”。她嫌弃的是当今某些新景观“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而寻找的则是那些由“粗糙的毛边”和“杂芜的枝节”等细节组成的上海的“原生态”和无法再生的文化印迹，就像是人们期望透过浓密的梧桐树来感受当年普希金铜像周边的浪漫气息一样。

至于吴亮的那篇《没有音乐的城市》，可能使人感到唐突和刺耳。他直通通地说：“上海没有音乐。上海有音乐会、有音乐厅、有唱片公司、有歌唱家、有音乐制作人、有报纸音乐专版、有乐评人，但是上海没有音乐。”因为“上海没有她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上海只有音乐的过客”。

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句歌词：“月亮在哪里？月亮在那厢……”

吴亮之说是否准确，可以七议八论，但他所言委实也是真言和谏言，至少也是一种警言。或者说，他和王安忆的文章中所散发的是一种对文化失落的忧患和喟叹，但更是表现了人们对寻找上海文化源泉与文化底蕴，寻找现代城市文化形象和文化代言人的强烈需求！

上海当然就在上海——我们头顶上海的天，脚踩上海的地，喝的是黄浦江水，吃的是松江大米；我们每一个上海人正在为上海的今天、为上海的摩天大楼、跨江大桥感到无比自豪！但是，上海又是历史的海派文化，上海更是开中国现代化之先河的百年杰作。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鼎盛期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是一笔无比珍贵的财富；它们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现代化元素是我们创造新上海城市文化的基石与可资继承、借鉴与发扬的一个“镜像”，我们万万不能将之束之高阁，更不能弃之于市，因为，历史的失落和文化的失落就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失落！



上海当然有自己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诚然，在文化尚未能与经济同步起飞的“转型期”的今天，伊人暂且难以寻觅。但是，在海派文化丰沃土壤上重新接枝发芽的未来的新上海文化中，一定会出现新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上海曾经展示出其自身的辉煌，也出现过她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那就是以现代城市文化作为内核的海派文化和其重要分支——上海老歌。

说是“老歌”，其实不老！它像一只翩翩起飞的彩蝶——飞呀飞，飞呀飞，飞到东，飞到西，飞遍神州大地，飞遍天涯海角，带着海上风雨和都会风情，飞进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坎里……

说是“上海老歌”，是因为它是上海的“名牌特产”。非上海不可能有其曲，非上海也不可能有其孕育、培植和绽开这些海上奇葩的空气、土壤和肥料。上海是“老歌”的母亲，“老歌”也是上海——当年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惊呼，那是以“Light, Heat, Power”（光、热、力）三个词为其标志的现代国际大都会的一个会唱歌的“婴儿”！

海纳百川——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精髓，也是上海老歌的特色。上海老歌中有委婉动听的江南小调、有激越高昂的救亡歌曲，也有典雅细腻的艺术歌曲，但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则是诞生于1898—1949年的上海现代文化“兴盛期”（注：按《上海文化通史》之说划分）的流行歌曲，特别是40年代出现的一批作品，能进一步从农业文化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创造了以“近代工业文明为价值取向，并以现代化物质文明为其载体”的城市歌曲。这些歌曲生动鲜活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态、心态和动态（当年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就认为“新文明”的基本源泉在于“动”，在于速度、方向和质量的变化，从而创造节奏），从而使它们不翼而飞地融入国际流行文化的舞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作品就是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和黎锦光的《夜来香》。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陈歌辛20世纪40年代时的代表作。它的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巧妙地将典型的中國民族音调与跃动的现代城市节奏相融合——特别是在50年代被译成英语(《Rose, Rose, I Love You》)传入美国,并由弗兰克·莱恩(Frank Laine)加以爵士化的演绎后,使之更为国际化,从而荣登美国1951年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以后,英国的“King's Singers”六重唱团又将它改编成一首抒情和谐的男声重唱,在全球流行。黎锦光的《夜来香》旋律潇洒自由,节奏富于弹性(用了伦巴舞步节奏),它风行于东南亚,在海内外竟有80余种版本之多。此外,他们所创作的《夜上海》和《香格里拉》等名曲,也早已成为上海的“音乐形象”。这些歌曲生命力之强、辐射力之广和内涵与外延之深远,实在是一个不可不为之深思的课题。

流行音乐是一种国际化的强势文化,它可以借助它的运行机制和流行模式席卷全球。而上海当时的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首先是因为它有丰沃厚实的本土文化作为屏障(如30年代流行的电影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均源自江南民歌);同时,因为3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的国际大都会。它有海的容量、海的胸怀,所以能汇集百川、吞吐自若。加上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张爱玲之语)。上海当年的流行音乐就是这种“奇异的智慧”的结晶与化身。它们不但不会被世界的强势流行文化所同化,反而将古代的江南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城市文明融合,并将各种异质文化加以稀释后吸纳其现代元素,融入自度之“时代曲”中,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

“上海老歌”之所以不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在情趣上的雅俗共赏。那些“老歌”大多可谓文人谱写的“市民音乐”——文人与市民在这里成双结对,相得益彰。“它不像旧时正统文化那样局限在士大夫的狭小圈子里打转,而要以广大市民群为接受对象”(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引言)。作为“传者”的文人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的“人上人”(如当时在音乐学院攻读的贺绿汀、刘雪庵等都写过“时代曲”),而作为“受众”的市民整体文化素质也比较高(张爱玲就总是以“上海‘小市民’自许”)——瞧!那些当年的上海“老克拉”,他们举止文雅、穿着得体。有了这样的“对子”,才能使上海的流行音乐又雅又俗,有品有味——那些经典美

